

# 社会理论 论丛

周晓虹 成伯清 ◎ 主编

## ○ 【专题研讨：经济与社会】

空间：一个批判性的理论视角 林晓珊

权力、身体与空间

——福柯空间思想引论 陈占江

## ○ 【学术论文】

霍布斯之嗜欲说的社会学启示 叶启政

社会学理论的未来

——吉登斯对于一般功能论社会学的超越 赵旭东

## ○ 【回望经典：重温戈夫曼】

戈夫曼访谈录

## ○ 【学术论文】

霍布斯之嗜欲说的社会学启示 叶启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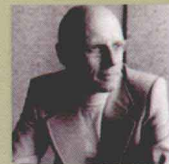
社会学理论的未来

——吉登斯对于一般功能论社会学的超越 赵旭东

## ○ 【回望经典：重温戈夫曼】

戈夫曼访谈录

杰夫·维尔霍温著 王佳鹏译 鲍磊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第九辑)

Social Theory Social Theory

# 社会理论 论丛

周晓虹 成伯清 ©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理论论丛. 第六辑/周晓虹,成伯清主编.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000-8763-2

I. ①社… II. ①周…②成… III. ①社会学-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0420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裘越芳 郭银星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8763-2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学术顾问

杜维明 金耀基 郑杭生 苏国勋 叶启政

###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成伯清 方 文 冯 钢 侯钧生 李 康  
刘少杰 渠敬东 沈 原 王 宁 王小章  
文 军 肖 瑛 谢立中 许 钧 翟学伟  
张凤阳 张一兵 周 宪 周 怡 周晓虹

### 主编

周晓虹 成伯清

### 编辑部主任

汪和建

### 编辑部成员

谢燕清 杨渝东 郑 震

### 编辑部地址

中国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理论论丛》编辑部

邮编:210093

电话/传真:86-25-3593524

电子信箱:stheory@nju.edu.cn

# 卷首语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一词取代了“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或者“有关社会的理论”（theories of society），而且渐成为世界学术圈中主流性的话语形式。这一转换，大致有着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基本上源于欧洲的现代社会思想，经过偏好操作化和专业化的美国学术体制的改造以后，成为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复又挟着美国现实政治之力量，几乎散布全球。而这种美国式的社会科学实践及其结果，难免导致标准化而又琐屑化的枯燥数字，在复杂多样的现实面前，解释起来往往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欧陆诸国的学者，在抵制学术美国化的同时，也逐渐重整旗鼓，夺回社会科学创新的重镇地位。在克服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僵化的分工上，社会理论的提法无疑可以获得更为普遍的认可。真正的学科交叉，多种方法的兼容并蓄，也只有在社会理论的旗下才能实现。

其次，正统的社会学理论力图同哲学划清界限，而其之所以能够如此主张，无疑是奉实证主义为圭臬。实证主义之局限性，如今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社会学理论历来强调自己的经验性，但对于日益流变不居的现实，拘囿于经验的知识，实难充当人类行动的认知标示（cognitive mapping）。再说，哲学本来就不可避免地缠绕在社会科学的上下。下者，为之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者，则为之超越直接的客观知识而描绘出一幅相对完整的社会世界图景。倡导社会理论者，

多是有意识地利用哲学思维来反思经验研究的局限，弥补经验陈述力所不逮之处。不过，社会理论绝不是要回到社会哲学的立场。统而言之，社会理论既是经验取向，又含推论臆测成分，以能提供富有想象力和洞察力的视角为宗旨。

再次，社会理论的主张者，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探索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人类发展至今，已经前所未有地成功克服了外在的限制，未来的一切，端赖乎人类自身的选择。社会生活的变化演进，不复被认为是某种本质的展开，或者是永恒规律的实现。在关系到人类前途甚至命运的问题上，社会理论可以呈递较为全面的参照框架，至少在参与话语竞争时，凸显一种社会思维（social thinking）。

另外，在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的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容器颇含实体意味的“社会”（society），不再是唯一的参照框架。学者们毋宁是以更为笼统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来概括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目前的形势下，一如国际格局的多元化，社会理论领域中也是歧义叠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理论也要比从研究西方现代性而发展出来的社会学理论，更能涵盖发展的多样性形态。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准备以文集的形式，为社会理论提供一块有限的阵地，让同好者有表演的机会。对话和沟通是我们现实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我们希望在这块社会理论的园地中，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国籍的人，只要有讨论社会理论的兴趣，均可获得公平的对待。当然，既然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事情，也不得不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尽管这种规则可能扼杀天才，埋没人才。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比具有明确规则更好的学术生产体制。所以，我们对于每份来稿，在经过编委会的初步审核后，适当者都要经过两位匿名阅稿人的评价，以确定刊登与否以及具体的修改意见。

本论丛每辑篇幅在 25 万字左右，初步设立以下栏目：

（1）专题研讨：主要就某个重大而有理论意义的话题展开，多层次多角度地深入探讨，既围绕一个核心，又集多家之言。

(2) 学术论文：主题不限，无法纳入专题者即归其类，但学术标准一样。

(3) 海外文稿：在约请海外大家的专稿的同时，也接受其他海外社会理论研究者的文章，以期了解国际学界的中心兴趣和发展趋势。

(4) 学术随笔：包括与社会理论有关的学术造访、人生见闻、人物札记和感悟等等，力求文字活泼，可读性强。

(5) 批评与回应：本篇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为书评，目的在于向学界推介近期出版的优秀社会理论方面的著作；其二为本论丛发表的文章的学术批评及作者对批评的回应，旨在加强学界的理论互动，为建立健全的学术评价体制尽绵薄之力。

我们希望《社会理论论丛》的出版，能够获得学界的呼应和支持，并由此推进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知识的增进。

不经意间，《社会理论论丛》诞生十年了。自此辑始，栏目稍有变动。因国际学术交流已呈常态，学无中西，故“海外文稿”栏目取消；新增“回望经典”和“旧文新译”栏目，前者将介绍和重温一位经典社会理论家，后者将选择还有参考价值的旧文进行中译。为保持“卷首语”原貌，特加此说明。

《社会理论论丛》编辑部

# 目 录

## 专题研讨:空间与社会

- 空间:一个批判性的理论视角 ..... 林晓珊/3
- 权力、身体与空间
- 福柯空间思想引论 ..... 陈占江/24
- 东西有别
- 东台湾宜兰城乡混合都市化的社会空间研究(1996~2007)
- ..... 石计生、纪建良/39

## 学术论文

- 霍布斯之嗜欲说的社会学启示 ..... 叶启政/67
- “共通生活”的一种可能性
- 以卢梭思想中人类历史—共通体—灵魂的“合一性”为基础
- ..... 曾誉铭/116
- 社会学理论的未来
- 吉登斯对于一般功能论社会学的超越 ..... 赵旭东/140

## 回望经典:重温戈夫曼

- 困窘与社会组织 ..... 欧文·戈夫曼 著 王佳鹏 译 杨渝东 校/181
- 戈夫曼访谈录 ..... 杰夫·维尔霍温 著 王佳鹏 译 鲍磊 校/194
- 戈夫曼,探究微观世界 ..... 皮埃尔·布迪厄 著 王佳鹏 译 鲍磊 校/222
- 重读《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些反思 .....
- ..... 安东尼·吉登斯 著 王佳鹏 译 杨渝东 校/225

智识一代的逝去:反思戈夫曼之死 .....

..... 兰德尔·柯林斯 著 王佳鹏 译 鲍磊 校/236

### 旧文新译

行动中的文化:符号与策略 ..... 安·斯威德勒 著 张爱华 译/255

### 批评与回应

从脱离到深嵌

——威廉·休厄尔的文化概念..... 张 弛/289

全球化、他者以及社会学

——作为世界公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存在方式..... 李晟台/342

## 专题研讨：空间与社会



# 空间：一个批判性的理论视角

林晓珊

## 一、引言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少争论它们的意义，而倾向于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赋予它们普通的意义或者自证的属性（哈维，2003：252）。然而，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空间问题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詹明信（1997）在讨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时也指出，我们的文化成了一种“日益受到空间和空间逻辑支配”的文化。最早，前瞻性地预见到空间时代的崛起的思想家当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断言：“当今的时代或许应该是空间的时代。我们身处在同时性（simultaneity）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是近与远的时代，是肩并肩的时代，是事物消散的时代。”（Foucault，1980：63）“空间时代”的横“空”出世，带来了异常壮观的理论争辩，从什么是空间、空间如何生产、空间如何产生差异，到空间与性别、种族的关系、资本主义体系与城市空间的关系，等等，无不成为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了当代社会理论出现的空间转向（或地理学转向），即将空间概念重新带回社会理论或以空间的思维来重新审视社会（Crang and Thrift，

2000；何雪松，2006；等等）。

时至今日，距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米歇尔·福柯等人对空间的开创性研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仍然被认为是知识和政治发展的最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继列斐伏尔和福柯之后的索加（Edward Soja）、哈维（David Harvey）、卡斯特、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和厄里（John Urry）等人对空间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极大地推进了空间的研究。有关空间研究的书籍也是一版再版，例如，自1991年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英文版出版以来，到2001年十年间竟重印了16次；索加的《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也重印了7次（李家翘，2005：93）。可见，今日西方关于空间的讨论已经被视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最前沿的话题（Baldry，1999）。

## 二、为何是空间？

空间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显著地位使我们不得不去探究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空间能获此殊荣，引来的这么多艳羡的目光？在当代社会，空间这一理论主题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使之值得如此深入的探讨？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从以往社会理论研究中时间与空间的不同地位谈起。对空间话题感兴趣的学者大都喜欢引用福柯的这一句名言来表明空间与时间在过去相差悬殊的理论地位：“空间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Foucault，1980：70）。空间在过去所遭受的这种不平等待遇似乎使当代的一些理论家非常恼火和着急，正如索加所言，在社会科学等领域里，一种执著的历史决定论掩盖了隐蔽的空间化，使得这种空间化近乎完全处于以后五十年批判性质疑的视野之外（索加，2004：54）。在历史决定论的现代性视野中，黑格尔、克罗齐、汤因比、科林伍德等人的历史哲学雄踞人类思想的舞台，甚至，如哈维所指出的，“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涂尔干均具有以下相同点：他们在考虑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的问题

时，总是优先考虑前者，而认为后者是无关紧要的，往往视空间和地理为不变的语境和历史行为发生的地点”（Harvey, 1985: 143）。因而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进入社会思想的核心。

然而，到20世纪后半叶，学者们开始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空间在20世纪后半叶才得到各种详细的发掘和探索？这正是我们上面想探讨的“为何是空间”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空间转向。从理论上讲，索加在其《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中指出了推动空间化发展的三条路径。索加认为，空间化的第一条途径，即“后历史决定论”，植根于对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概念化进行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阐述，这实质上是一场本体论方面的斗争，企求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会三者之间可以阐释的交互作用；空间化的第二条路径，即“后福特主义”，是直接依附于物质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或更具体地说，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的“第四次现代化”，这是紧随着战后持续性经济繁荣结束之后所产生的最新一轮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空间重构活动；第三条空间化的路径，即“后现代主义”，则是寓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新变革、对现代性的经验性意义进行不断更新的、界定空间和时间的一种全新的后现代文化的崛起。（索加，2004：94-95）作为理论话语和划时代的概念，上述三条推动社会理论空间化发展的途径，彼此之间是相互呼应、交汇发展的。当然，列斐伏尔、福柯、伯杰、曼德尔和詹明信等人在社会理论空间化发展上所做出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现实发展来看，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从空间角度来看具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资本主义空间的重构使全球化现象日益蔓延，甚至已影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福柯所谓的“空间时代”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实践活动从没有像今天一样与各种各样的空间形式交织在一起，这是空间之所以成为焦点的现实背景。当代全球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格局不断地进行重构，“垄断性空间”（dominant/dominated space）的生产（Lefe-

bvre, 1991) 是资本主义在城市取得支配地位的重要力量。而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乃至全球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又造成了许多新的矛盾, 诸如居住与工作地点的分离、城市空间功能的分割、城乡的二元对立、中心—边缘发展模式的形成, 以及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空间中的不平等表现, 等等。甚至, 如沙龙·祖金 (Sharon Zukin) 对崛起的后现代城市景观 (landscape) 的研究所表明的, 景观是把握空间转型的一个关键概念, 但景观却是一种清晰的强加在建筑物和自然环境上的空间秩序, 它是一种空间文化权力, 是一种作为社会控制的视觉消费 (Zukin, 1992)。舒尔兹 (Shields, 1989) 对社会空间化 (spatialization) 与人造环境 (built environment) 的研究也道出了资本主义商业背景下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即使是像购物广场这样的让人觉得自由自在的消费空间, 也是一种通过人造环境来实现对人和社会的控制。

如今国内学者也开始对空间问题投入极大的热情, 这表明了空间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全球化背景下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劳动分工的空间布局重构, 城市化条件下的城乡空间关系格局的调整、城市改造运动、住房拆迁和市民居住空间模式的更新、城市道路交通和广场等公共空间的变化, 等等, 这些现实的问题引发了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空间分配和空间消费的激烈矛盾与冲突 (孙江, 2008: 2)。因而, 在当下中国对空间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探讨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上述理论转向和现实问题的双重推动之下, 空间研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对资本主义空间研究进行理论化反思和现实拷问就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一环, 成为了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文化批判家们以及后现代理论家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新的情境和语境之下, 空间是什么? 空间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空间是如何制造差异的? 以及如何实现对空间正义的追求? 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 本文接下来要做的努力就是尝试着去厘清和探索这些问题的本质所在。

### 三、何为空间？

由于对空间本质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论述上的差异，这就需要在继续讨论空间生产和空间正义之前详细考察一下究竟空间是何物。塞耶（Andrew Sayer）就认为，尽管人们对空间的兴趣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由空间产生的差异以及它对社会理论的可能的含意仍然被大大地误解了，这主要是因为没能把抽象研究从具体研究中区别开来（Sayer, 1985: 49）。由于“空间”一词包含着多重含义，致使空间这个概念至今未有一个一致性的、各学科皆能采用的定义，每个学科对空间都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在建筑规划学中，他们所指的空间通常是建筑物所构筑出的空间；在物理学里，空间无法脱离物质的动态而予以界定；对人类学而言，空间则是与一个人类社群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外在环境（李家翘，2005: 105）；在数学理论中，空间是一种抽象的虚空；地理学中常见的讨论是把绝对概念（空间是空洞无物的）和相对概念（空间只有在有物体构成的地方才能存在）区别开来（Sayer, 1985: 51）。

阐明空间的概念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Sayer, 1985: 49）。空间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这两重属性。过去人们大多仅从物质性的角度来理解空间，把空间看作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而对于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来说，他们在重建空间理论中提出要建立“空间辩证法”或“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o-spatial dialectic），不仅抓住了空间的物质属性，更重要的是把空间的社会属性也纳入到空间理论中。卡斯特（2006: 383）认为，“空间不能不参照社会实践而加以定义。……在一般层次上，我们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界定空间是什么。”他还认为，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crystallized time），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卡斯特对空间的这一界定与他的前辈列斐伏尔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他们对空间在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性的看法略有不同，参见：Castells, 1977: 126）。对列斐伏尔来说，他摆脱了空间是空洞和静止的观念，强调空间所具有的社会性，

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列斐伏尔，2003a：48）。因此，列斐伏尔断言，“（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social] 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Lefebvre，1991：26），空间并非是中立的、“纯净”的，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空间离开意识形态或政治内容就不是一种科学对象，它总是包含着政治性和策略性”（Lefebvre，1977）。列斐伏尔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把空间带进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点，尤其是他所提出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物”已经成为了今日空间研究领域的格言。

但是，卡斯特和列斐伏尔等人对空间的界定并非是无可挑剔的。塞耶（Sayer，1985）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常见的对空间的误解。他认为，最为常见的错误在于含蓄的假设：由于空间只能存在于由物体构成的空间当中，它可以全部还原为客体。这样，例如，在卡斯特的《城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一书中，列满了关于“空间”和“城市空间”的参考书目，但结果变成了考虑城市性（urbanism）的构成元素，在构成它们的空间形式的抽象中进行分类和分析，所以，尽管表面上看过去是在讨论空间，但事实上却很少真正讨论空间（Sayer，1985：57）。再比如，列斐伏尔看上去非常重视对空间的解释，认为城市性和空间改变了生产关系，并且这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对列氏的这种观点的一种较为严厉的解释是，他是犯下了空间拜物教之罪，而较为仁慈的解释是，他可以被看作是强调具体研究的重要性。而具体研究与抽象研究不同，它总是有着特殊的空间形式，尽管抽象研究是理解具体研究的关键，但是它对空间产生的差异却不能说明什么（Sayer，1985：58）。塞耶还批评了列斐伏尔在“（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物”这一论点上所做的武断的推论，塞耶把这看作是“通常伴随着从空间构成要素的认知滑向把空间还原为它的构成要素的一种‘非推论’（non - sequitur）”（Sayer，1985：58）。在塞耶（1985：59）看来，“空间部分地由社会所构成，但是它既不能被还原为自然的要素，也不能被还原为社会的要素”。